

Vera Koo is Back in School

2018-11-14, Simplified Chinese

顾方蕤返校重做学生

我又做了一次大学生。

是的，我七十一岁了，我又回到学校。

这学期，我在加州红木市的一所社区大学修习了一门「数位影像入门」的课程，每週上两堂课，一堂七十五分钟。



小儿顾龙协助我拿到学号、替我注册选好课；我想我之所以有兴趣选这堂课，要归功于他。

几年前，顾龙决定帮我买一部电脑，他问我要什麼款型，因为自己对视觉艺术的兴趣和背景，我告诉他我要的电脑最好有两个萤幕。

顾龙结果替我安装了一个高品质的电脑和双萤幕，但接下来的几年裡我大抵只是使用电脑的基本的功能。简单说，我不知它还能做什麼，也没时间去学怎麽用电脑，因为射击训练和比赛佔去了我泰半的时间，我必须全力以赴。

但今年夏天《比安奇盃》结束后我从射击比赛的事业上退了下来，几个月前，儿子问我打不打算利用电脑该用的用途。

我在大学主修的是艺术；我是用右脑的人，有艺术家的眼光，一事物看起来应该是什麼样子，我清楚。不过科技的进展叫我感觉追赶吃力、瞠乎其后，每次我需要一个平面图像、插画或是设计，就得去找女儿使用 Adobe Photoshop 帮忙。

儿子的话我思忖了几个礼拜，下定决心：是自己学 Photoshop 的时候了。

表面上，对我这种年纪、电脑技术又不太灵光的人来说，学 Photoshop 看起来可能是艰巨的工程，但是多年从事射击比赛的经验告诉我：我绝不至于老朽到不能学新东西。

许多射击选手从年轻时就开始玩枪，而且从事射击运动的早。我不然。

我在四十一岁在一所社区大学上课学习枪法之前，从来没有碰过射击；到了靠五十之前，我才对射击比赛认真起来。藉着不断的苦练，我不仅学会射击，在一段时间裡我也成了女性行动手枪竞赛项目中表现数一数二的选手。

射击我若学得会，这个应该也难不倒我。

第一堂课，儿子提议开车送我去，但我告诉他我想自己一个人去；我应付得了，毕竟，我为了比赛走遍世界—纽西兰、德国等等，因此我自认应该找得到大学的教室。

过程中有几个意外。一开始我停车停错了地方，后来得请教一位教授告诉我怎样才能开到应该停的停车大楼去，但是无论如何我找到教室了。

到目前为止我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大多数的学生是大学生的年纪。

对年轻人来说，玩电脑就跟喝白开水一样简单，只要是常人应该都会。

但对我来说并非如此。

中国有句俗语说：「对牛弹琴。」这句成语用就是我第一堂课的写照；我就是那头牛，讲师的每一句话我有犹如鸭子听雷。

不过我并不觉得被打败了。



对牛弹琴，方薰就是那头牛，课堂内容有如像天书。（顾方薰製）

下课后我走到中庭，心想：在美国我们有这样的特权可以终身学习。我在校园裡逗留了几小时，温习课堂老师所讲的，翻看书页。上前几堂课的时候，这个动作变成了的惯例；下课后我总会留在校园裡，温习老师教过的功课。

我也会找人帮忙。

第一堂课下课、我回家之后，儿子帮我补习了三小时。上课后的第一周，我去看小女儿顾麒，一个接一个的问她问题。她告诉我；如果我看书，一定学的会 Photoshop，她就是这麼学会的。我听了信心大增。

那天之后，我心裡知道：我可以的。我可能必须比其他一般学生更努力、花更多的时间，但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反複磨练技巧的动作，我在靶场上早已习以为常。

这节课有助于填补我从射击职场上退下来后的时间，但这不是我唯一的动机，绝对不是，我不是以打发时间了事的人。



我总是需要一个可以完成的目标和限期，好让我有前进的方向。。

因此我立定目标：我希望修完必要课程、拿到大学数位影像平面设计证书，然后成

立一个事业，以优惠的折扣价格提供设计服务，协助需要广告与行销的中小企业的业主。

我知道我要需要做出的平面图像设计难度有多高，对小型企业来说会费不费，这会是我一个回馈商界的

机会。

外子家一与我对学习新事物会彼此打气。家一开飞机有几十年的资历，飞的是单引擎双座赛斯纳小飞机，现在他也有一架 LSA 轻型运动飞机，最近还开着新飞机到拉斯维加斯试身手。

因为开飞机家一认识了电子技师厄尼 (Ernie) 。

厄尼退休前毫无修理飞机或飞行经验。七十几岁时考取飞行教官，也取得飞机机械师执照。週末他负责培训机师的地面课程，閒暇时，他为家一的飞机做机械维修保养。如今已八十高龄，十月他还去受训，好取得修理飞机引擎的证照。

厄尼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我有为者亦若是。

上过几堂大学的影像课程后，希望我是弹琴的琴师，而不是那头笨牛。